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十一卷

○郊壇壇應 龍圖閣直學士，提舉醴泉觀，兼侍讀，編修《國朝會要》，詳定《九域圖志》，編類御筆，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：「臣伏奉聖恩，差冬祀大禮升輅執綬。十一月五日，陛下御玉輅，自太廟出南薰門，至玉津園，伏蒙宣諭臣曰：『玉津園東樓殿重複，是處何處？』臣奏以城外無樓殿，恐是齋宮。陛下曰：『此去齋宮尚遠，可回顧。』見雲間樓台殿閣，隱隱數重。既而審視，其樓殿去地數十丈，即知非齋宮。俄頃，陛下又謂臣曰：『見人物否？』臣即見有道流，童子，持幢幡節蓋，相繼而出雲間。人漸眾，約千餘人，皆長丈餘。有輅車輿輦，多青色，駕者不類馬，狀若龍虎。及輦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，雲間日色穿透，所見分明。衣服眉目，歷歷可識。人皆戴冠，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，或若童子狀，皆衣青、綠、紅，或淺黃、杏黃、淺碧。望之，衣上或有繪繡。或乘簡，或持羽扇，前後儀衛益眾，約數千許人。迴旋於東方稍南，人物異常，旌旗飛翻飄轉，所持幢節高數丈，非人世所睹。移刻，或見或隱，又頃，乃穩不見。此蓋陛下恪祗祀事，追述三代，作新禮器，上體天道，秉執元圭，齋服盛明，嚴恭寅畏，天意感昭，神明降格，示現如此。伏望宣付史館，播告天下。」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，稱慶明庭。奉御筆依奏。繼降詔曰：「朕嗣承丕基，夙夜祗若，惟道是憲，惟上帝是承。涓選休辰，恭修祀事，備物盡志，咸秩無文。荷帝博臨，如在其上。旌旗輦輅，冠服儀仗，見於雲際，萬眾咸睹。惟天人之感通，有形聲之相接。靈承對越，敢不祗欽！可以其日為天應節，有端命於上帝，以昭答於神休。咨爾萬邦，其體至意。」時政和三年也。輝自省事，即見丈人行談此事，頗略，茲得其詳，因書以示欲知者。先人云：「所書亦有潤色，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。豈亦出神道設教乎？」

○太素脈

輝嘗見父友許志康論太素脈，謂可卜人之休咎。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為王荊公診脈，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，時王禹玉在坐，深不然之。明年，雋果登第。緣自矜語驗，詣公乞文以為寵。公為書曰：「妙應大師智緣，診父之脈，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。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，緣曰：昔素醫和診晉侯之脈，知其良臣將死。夫良臣之命，尚於晉侯脈息見之。因父知子，又何怪乎？」所書大略如此。許云：「此非荊公之文，特其徒假公重名矜炫，以售其術爾。」

○米芾

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，次韻乃押「中」字，行筆自上至下，其直如線。上稱賞曰：「名下無虛士。」芾即取所用硯入懷，墨汁淋漓，奏曰：「硯經臣下用，不敢復進御，臣敢拜賜。」又一日，米回人書，親舊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「芾再拜」，即放筆於案，整襟，端下兩拜。

○為學三多

為學三多，士皆知其說。孫公莘老請益於歐陽公，公曰：「此無他，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。世人患作文字少，又懶讀書，每一書出，必求過人，如此少有至者。疵病不必待人指摘，多作自見之。」孫書於座右。

○鄭顥道除夕詩

鄭顥道侍郎居上饒，享高壽，輝不及識也。嘗見其《除夕》小詩親筆：「可是今年老也無，兒孫次第飲屠蘇。一門骨肉知多少，日出高時到老夫。」

○東坡親書

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，宣和故家，家藏東坡親書曆數紙。蓋坡為郡日，當直司日生公事，必著於歷，當晚勾消，唯其事無停滯。故居多暇日，可從詩酒之適。「欲將公事湖中了，見說官閒事亦無」，乃秦少章所投坡詩，蓋狀其實。

○常產

輝頃侍鉅公，語及常產，公云：「人生不可無田，有則仕宦出處自如，可以行志。不仕則仰事俯育，粗了伏臘，不致喪失氣節。有田方為福，蓋福字從田，從衣。」雖得此說，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，老而衣食不足。福基淺薄，不亦宜乎。

○繳私書

舒亶知諫院，言：「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，並以其婿王滄之所業示臣。商英官居宰屬，而臣職在言路，事涉干請，不敢隱默。其商英手簡二紙並滄之所業一冊，今繳進。」詔商英落館閣校勘，監江寧酒。初，舒為縣尉，坐手殺人停廢。無盡為御史，言其才可，乃得改官。至是乃爾，士論惡之。同時呂吉甫，亦繳王荊公私書。彎弓成俗，亦何足多怪。

○府治回祿

元佑間，寶文閣直學士，中大夫李之純知開封府，廨宇遭火，降左中散大夫。近歲臨安府治偶失所戒，守臣自列，貶秩，免所居官。其亦用此故事耶？

○蟾芝

政和二年，待制李諫進蟾芝，上曰：「蟾，動物也，安得生芝！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，為玩物耳。諫從臣，何敢附會如此！」命以盆水漬之，一夕而解，竹釘故楮皆見。於是責諫以罔上，安置焉。又，己亥冬祀南郊，方登壇，樂作，使人推數小車，載火出於遠林。左右爭獻言為異，指點哄然。大司樂田為押登壇歌，壇上大呼曰：「田為先見！」而上亦不責也。時所謂祥瑞，亦有類此者。而蔡絛尚有「山產碼瑙水晶，地布醴泉芝草」，誇大其父相業。父子之罪通天，亦何辱書。

○樂語

蔡忠懷持正，初任邠州理掾，屬韓康公宣撫陝西，喜其所撰樂語全用韓氏事，薦之。康公弟持國尹開封，辟主左廂公事。後尹劉公責蔡庭參，蔡曰：「此禮起於藩鎮辟除掾屬，輦轂之下，比肩事主，雖有故事，亦不可用。」劉不能屈。神宗聞而嘉之，劉乃補外。忠懷為小官，所守如此。今縣吏見長官，典竭以例告，違背理制者多矣。

○善能出身

紹興十一年，程克俊進呈，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，特令附正奏明殿試，以示勸獎。從之。高宗曰：「天族之貴，溺於燕安，往往自陷非法，若以綁典繩之，則非所以敘睦之恩。置而不問，又無以立國家之法。唯擇其好學從善者，稍加崇厲，以風其餘，是亦教化之術也。」宗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。善能居無錫惠山，與輝居為鄰，其後三、四任州縣，以選終調。

○台評

蘇丞相子容因台評去位，時左司諫虞策言：「蘇頌罷相，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，宜有論列。而臣竊自念頌於元豐年曾薦舉臣，在臣之心，誠恐近薄，有犯風誼，以此不敢入文字，臣之失職，無所逃誅。」議者謂奏疏自列，略無隱情。當是時風俗忠厚如此。《夷堅庚志》書謝城甫任南牀日，論趙忠簡公不遺餘力，而謝為趙之上客，豈逼於言責，不暇顧私恩，所見與虞異矣。

○書札過情

大父有手札藥方，乃用舊門狀紙為策饋續。見元佑間雖僧道可刺，亦大書「謹祇候某官起居某官，伏聽處分」，或云「謹狀」，官稱略不過呼。紹興初，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，止用小竹筆親書，往還多以書簡，莫非親筆，小官於上位亦然。自行札子，禮雖至矣，情則反疏。司馬溫公常言：「與貴官書簡，有彩紙數過三，皆不謹。」又云：「居處隨用所出紙札，未嘗他求。」所書止一二幅，世多石本，可見也。

○九僧詩

歐陽文忠公《詩話》：「國朝浮屠，以詩名于世者九人，故時有集號《九僧詩》。今不復傳矣。餘少時，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，餘八人忘其名。」輝昔傳《九僧詩》：劍南希畫、金華保暹、南越文兆、天台行肇、沃州簡長、貴城惟鳳、淮南惠崇、江南宇昭、峨嵋懷古，並淮南惠崇，其名也。《九僧詩》極不多，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，引惠崇《到長安》「人游曲江少，草入未央深」之句，皆不載，以是疑為節本。崇非但能詩，畫亦有名，世謂惠崇小景者也。「畫史紛紛何足數，惠崇晚出吾最許」，荊公詩云耳。

○屬筆

數十年前，僚屬有能文者，監司、郡守委作箋記，遇有所囑，必親作簡致叩。教官被公牒撰應用文字，亦親署名封達。近時此禮俱廢，但書司作承受傳導公牒，則若常程行移，至有「牒請照會，不請有違」之語。上官體貌益崇，士大夫浸失自重，此其一也。紹興間，先人官鎮江時，錄參王敏功告殂，帥守李茂嘉寶文率僚屬往其廨哭之。近年豈復有此氣象。

○昭達縱龜

舍弟昭達，淳熙壬寅丞長洲。沿檄往海鹽，回程次吳江，見岸旁漁舟取龜板，用銚刀剗其肉，最為殘酷。小人牟利，忍於物命，不恤也。詢之，一枚才直一二錢。惻然動心，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，貯於竹籬。度去漁舟差遠，以數枚置於版。舟行，旋取旋放，蓋恐僕隸輩用力拋擲，或墮沮洳中，反傷其生。半日方竟事。到家，其婦唐迎謂曰：「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，雲荷官人見宥，各聲喏而去，殊不可曉。」初不知曾縱龜也。告以故，相與歎息。自爾後，凡遇鱗介鮮活者，常取以善價，俾相忘於江湖，迄今毋怠。

○道昌相

無錫鄉僧道昌，蚤歲週遊諸方。在廬山雲居，因與人鬥毆，損左目。值同袍授以相術，久乃得出藍之譽。旋至都下，出入貴人之門，語多奇中。族叔樞密方官正字，昌一日語之：「旦夕當權法從。」時當國者深忌先傳除目，力止之，且云：「勿為我累。」又言最下館職，無攝禁近之理。昌執益堅，且刻只在今日。方付一笑間，兼權中書舍人命下。叔祖侍郎婺倅滿秩造朝，未暇乾堂，且歸嘉禾。忽得召命，叵測。入國門，昌曰：「通判必任言責。」亦痛詆其妄，來日入對，方知為副端湯致遠薦。對畢，還寓舍，昌先在焉，理前語曰：「倘或不然，則相書不可用也。」語未既，報除察官。先人罷饒幙，有以敕局薦者。議已定，拘親嫌，改乞江東乾官。往叩昌，昌曰：「必無成，後三四年方得之。」札子上，而所主執政報罷。後三年，竟得江東漕乾。有孫願者，赴部乞磨勘，已放散矣。昌曰：「以目下氣色觀之，非但改官參差，且恐折本。」孫大怒，欲治之。伺引見間，部吏有所邀，不從。乃擿曾過房，後歸宗，在法合追所授恩澤。有為道地者，與補初等官，繼從孫道夫少從之辟，竟失志而卒。前三說皆親見之，孫又先人交承也。昌後莫知所往。

○瑞鶴仙

「櫻桃抄乳酪。正雨厭肥梅，風吹吹籜。咸瞻格天閣。見十眉環侍，爭鳴弦索。茶甌試瀹。更良夜、沉沉細酌。問問生、此日為誰，曾向玉皇、案前持票。龜鶴。從他祝壽，未比當年，陰功堪托。天應不錯。教公議，細評泊。自和戎以來，謀國多少，蕭曹衛霍。奈胡兒自若，惟守紹興舊約。」閩士朱耆壽字國箕，為秦伯和侍郎壽。朱久游上癢，博洽能文，一時諸公皆知之。以累舉得官，監臨安赤山酒，年八十餘而終。

○鄭俠封事二說

監安上門光州司理參軍鄭俠，上疏言：「去年大蝗，秋冬亢旱，今春不雨，麥苗乾枯，黍粟麻豆，皆不及種，五穀蝻貴，民情憂惶，十九懼死，逃移南北，困苦道塗。方春斬伐，竭澤而漁，大營官錢，小營升米。草木魚鱉，亦莫生遂。夷狄輕肆，敢侮君國。皆由中外之臣，輔佐陛下不以道，以至於此，臣願陛下開倉廩，賑貧乏，有司培斂不道之政，取一切罷去。庶幾早召和氣，上應天心，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。君臣際會，貴乎知心。以臣之愚，深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，故自即位以來，一有利民便物之事，無不毅然主張行之。陛下之心，亦願人人壽富，而中外之臣，略不推明陛下此心，乃恣其叨 憤，剝割生民，侵肌及骨，使之困苦而不聊生。夫陛下所存如彼，群臣所為如此。台諫之臣，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，至於規避百為，不敢居是職事。凡百執事，又皆貪猥近利。使懷道抱識之士，皆不欲與之言。不識時然耶？陛下有以使之然耶？又見南征西伐，皆以其勝捷之勢，山川之形為圖而來，無一人以天下憂苦，貨妻賣女，父子不保，遷移逃走，困躓於藍縷，拆屋伐桑，爭貨於市，輸官黍粟，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。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，繪為一圖，百不及一，已可咨嗟涕泣。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！謹隨狀呈奏。如陛下觀臣之圖，行臣之言。自今以往，至於十日不雨，乞斬臣於宣德門外，以正欺君謾天之罪。如少有所濟，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。」

初不得即達，乃作邊檄，夜傳入禁中。時永洛失律，上方四顧，檄至不敢過，燭啟封見圖畫饑民累累然。莫測，繼知為諫疏，乃詔鄭俠勒聽，編管汀州。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。雖語言太訐，使人主有不能堪，而自取譴斥，亦何補於事。漢元帝欲御樓船，薛廣德諫從橋，曰：「陛下不聽臣，臣自刎，以血污車輪，陛下不得入廟矣。」元帝不悅。先驅張猛進曰：「乘船危，就橋安，聖主不乘危。」元帝曰：「曉人不當如是邪？」以是知諫有取諷也。俠字介夫，福州人。書既上，或謂中有主之者，故與詔獄。俠改徙英州，辭連馮京、王堯臣、丁諷等，亦及王安國，除毀，放歸田裡。皆繇呂惠卿與安國兄有隙，故入其罪。熙寧十年手詔：「英州編管人鄭俠，元犯無上不道，情至悖逆，岱與之生，已為大惠，可永不量移。」以有司用赦，應量移鄂州故也。於是刑房官吏皆被責罰。

又一說，上覽俠書，遂詔學士承旨韓維、知開封府孫永體量免行錢，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，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，而青苗、免役亦全罷催。凡一十八事。繼下詔曰：「朕於政治，政失厥中，自冬迄春，愆陽為滲。四海之內，被災者廣。意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？獄訟非其情，賦斂失其節，忠謀讜言鬱於上聞，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謬陟？中外臣僚，直言闕政。」初，司馬光自判西京留台以歸，絕口不論時事。至是，讀詔泣下，乃復陳六事：一，青苗。二，免役。三，市易。四，邊事。五，保甲。六，水利云。